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四

武進李兆洛

記

重修常州府學碑記 代

道光　年春

命出守常州既祗事卒郡人士宣講

聖諭於學宮敬謁　至聖廟堂跪拜既畢周覽庭宇肅

赫宏敞升殿仰瞻見楣棟已橈楶以木而拄之墻壁外

傾且裂循覽兩廡及櫺星門榱桷有欹倚者瓴甓有隊

落者羅格外垣或圯缺不完人士以修葺爲請乃檄下所屬邑貴富民量其力爲捐輸輸集　工於　年　月日閲　月而蕆事棟楹之朽者更換題之弛者正墻垣之圯缺者築丹艧之剝落者澤旣成歎率多士釋奠以妥　至聖暨先賢先儒之靈蕭肯晻靄霄宇澄湛堂皇麗則軒墀穆然陪位欣欣咸有喜色禮成而退乃揖多士而語之曰茲功之成旣費且勞非賢士大夫之力不及此向之因循畏難而苟安也今之攺觀有志而竟成也夫事久而不能不壞壞而不可不新也大概然矣

以宮墻之尊嚴也重之以
國家之功令守之以師儒從之以弟子員掃除之以隸
役小有隙壞補之繕之未嘗不勤也然而木有朽蠹地
有墊陷材任桯橈基址傾側則補之繕之不能爲功必
撤而更其材培而正其基雖勞且費不敢恤焉
國家之養士也軌之以臥碑導之以師儒申之以功令
或有踈弛不中程度禁之斥之未嘗不嚴且密也然而
風氣有遷變習俗有沿襲操行日薄廉恥日消其亦有
禁之斥之不能爲功而必更其材正其基以求更新者

乎士君子之治身亦然矣天予之以聰明聖予之以經訓即或資稟昏弱不能自進而督之以嚴父兄誘之以賢師友亦可開其愚蒙振其疲懦然而血氣所偏倚嗜欲所沉溺梏之既久錮之愈深夜氣不存東西易向此亦豈督之誘之所能為功哉立起自責曠然改圖求復其懿好之本然而不為習俗之所蔽所貴乎有志之士者固在此也常郡人才藪也以文詞擅稱者指不勝屈其以學行聞者漢則有若許武許荊唐則有若蕭復宋則有若周恭先季先胡宿鄒浩李綱邵宗山明則有若

薛應旂吳中行邵寶毛憲唐順之顧憲成皆彬彬乎能窺聖賢之奥以措諸身施諸世而兩廡從祀自漢以下諸儒百數常郡無一焉今年

皇上俞廷臣之請以明高忠憲公攀龍從祀是亦足以新吾黨之耳目以張此郡士林之氣矣忠憲行請具著明史其學學大者在講學東林砥厲廉隅慎重名節故明季士氣鬱而不傷挺特有守實能得洙泗濂洛之心傳自忠憲以來二百年矣庠序依然遺風安在意亦有志者所當嘖然發憤力紹典型更其材正其基以上副

聖天子正學崇道淑勸士類之意而下以不負令日率
作興孳肸飾宮墻之盛舉與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廟貌新矣鄉先生之從祀新矣願
諸君子自新以新民一新而無乎不新也多士曰他日
請徵斯言矣爰書之以爲記凡所更治者殿幾楹廡幾
楹門幾楹牆若干丈其材木若干磚若干瓦若干石若
干堊土若干鐵若干油漆若干其工梓人若干圬人若
干畫繪若干總爲錢以緡計者若干董其事者某官某
人某官某人舉人某人生員某人具書之亦使他日有

考道光八年　月

宋高忠憲公從祀議格不行此文所云當屬傳聞之

誤故文亦未以鋟石

楊舍鎭創建青龍南橋碑

江陰東鄉有楊舍鎭鎭之東故有青龍橋孔道也當走

集爭赴時橋不能容擠而墮者相接丁生國治謀於衆

構木橋於迤南以分之衆稱便閱十年木壞且圮國治

獨捐貲易之以石益擴大之購石於山藉運於潮營基

匃作皆躬親之風雨勞瘁出入五年而後成可謂勇於

見義者矣橋之成以道光　年　月　日橋成未幾而
國治卒閱　年其子　始述其事請爲記以勒石予
以橋之成所濟甚衆而成之甚難刊石旌善使來者慕
勸相與維持於弗壞甚當故記以畀之國治字覲宸號
晉齋常州府學武生性潤達負俠氣鄉里嚴憚之爲人
解紛難任勞怨事有利於人者必盡其力饑而勸分疫
而施藥孤貧而賙贈汲汲於善類如是橋附著之亦可
以風也

廣福菴新建文昌殿記

出郡城南門五里有廣福菴新建文昌殿六楹里人方懐蕖德涖發其端而浮屠顧修實勸募積累勤力營治閱十年而始成自文昌之祀崇於祀典吾郡凡走集市落無不建文昌宫者而兹里獨缺如則此舉誠不可已也吾鄉文學之盛自明時荆川唐先生以來如包庵木菴蕖先生

本朝則艾圃陶先生金湄蕖先生蠡塘李先生數百年中前後相望彬彬學道不特科第之榮也其所居皆在懐南鄉十九都二圖今日人才少衰矣而黨塾弦誦之

聲相聞入弟子員籍者以數十計稱士鄉焉斯宮既成幸益觀摩砥礪以求接跡於唐葉諸先生使遊斯宮者以爲文昌之靈實庇蔭之桑梓之光也道光十年季春月

禮社永善堂記

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藎盈天地間陰陽而已則盈天地間善氣而已人物其稟之以生則盈天地間皆善人而已故孟子曰性善又曰可欲之謂善可欲者人已所同欲也禮曰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所欲與衆所惡勿施所以爲盛王之治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人已同源善氣流行也故大學之教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而爲教於比閭族黨者則曰孝友睦婣任恤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善宗族曰睦善戚黨曰婣善鄉里曰任曰恤任者任其患難恤者恤其艱苦是皆善氣也嗟乎人己之不能無畛域也故大同易爲小康小康易爲覇陵自爾以降風會日下至於相奪相殺而猶未已也聖人之教不行也異端起而

竊之揭一善以號召天下復竊善祥不善殃之訓立因果之說以信之皆聖人之餘緒也歷代帝王亦設普濟堂養濟院同仁局以慰窮民以捄天患民病皆斯意也然官設之不若民設之此不第如社倉之在官在民其利病迥異且使庸愚之流遍知物我一本欲立欲達之微旨則善氣藹蒸遍於里巷即可悟成周以六行教於鄉之遺意耳無錫禮社薛氏有永善堂之設焉蓋專以恤其所居曰青下八三圖之鰥寡孤獨者而衆善士慨助田畝以輔之議定規條爲可久之計而堂尙未搆此

時暫攝於宗祠徐俟續捐營造諸善士旣奮於始自必趨義若渴樂善不倦相與經營以迄於成也以廣皇仁以彌造物之憾以自復其性而淳其俗誠他鄉有同志者做而行之則大道之行比屋可封吾夫子何遠歟其求之速乎故先爲之記企而觀其成焉道光十九年六月

焦墊承氏義莊記

自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奕世艷稱之鄉黨冀義之士力足以行其德者轉相仿效幾徧宇內周禮睦婣任

恤之訓仁賢善體之其流風遂足以感動百世如此吾里焦墊承氏巨族也承君恭度以勤儉振起其家里中有公事未嘗不盡心力念其家祠之無恒產而恐不足以持久也捐田五十餘畝入之歲時享祀及修葺灑掃之用得取給焉恭度歿其妻楊氏慮租入之不敷所出復捐田四十餘畝合爲百畝祠之百用旣具有餘則以之助貧之成恭度之志也夫婦女類無遠見一錢之入欣然投撲滿護之惟恐不堅也而楊氏乃如此則恭度之所以刑于家與楊氏之所以相其夫皆可知是皆可

以風世族人將刊諸碑以垂久屬予記之其田名租籍具于後道光六年四月

華氏義莊記

華葵圃先生安徽休寧縣丞也乾隆初捐田立義莊以贍族

詔旌門發祀惠山旌義祠春秋之節縣官致祭焉其子孫復立祠於義莊祀葵圃而以其子曷齋配享蓋不忘義莊所自始以昭示子孫也道光十八年葵圃五世冢孫兵馬司副指揮前安徽太和縣教諭湛恩捐錢千緡

於義莊之右置屋建祠奉葵圃之先三代木主祀焉又祔祀葵圃之兄忍菴以配忍菴者昜齋本生父葵圃無子忍菴實以其子嗣之是惟湛恩之五世本生祖云曾祖曰廷瑞公諱潤嶽祖曰奕涵公諱呈藻父曰存齋公諱端揆忍菴公諱陳玉仍世爵序弟子學行有聞奕涵則嚴經修爲之行畧存齋則侯檢討爲之傳皆歿而可以配祀者也湛恩以其本生祖故追遠及於忍菴又以葵圃有德於宗爲追祀及三世報本追遠之誼其用情豈不厚以周哉夫情無窮也而義則有斷故服止於五

廟必有祧而上甲微能帥契高圉能帥稷復爲報祀以
通其變今葵圃之祀報也且
國家所命祀也因以上及其祖父下延其子孫禮之可
以義起者也然則湛恩之爲此雖於古無可稽據而於
禮經之本固無悖焉夫人亦患心能知之而力不能及
之耳得之爲有財則篤於一本者仁之隆也以視薄於
孝而厚於慈者其相去何如哉謁文爲記粗陳其畧道
光戊戌孟夏

墓誌銘

顧君墓誌銘

鄭漁仲輯藝文畧始附以校讐之名然其所言校讐之事惟編次類例搜求亡書不啻灌灌則尚是目錄家也無與校讐事劉向別傳曰校讐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詞若怨家相對故曰讎向於奉詔校理者必補其缺脫正其訛謬而條上之如以見爲典以陶爲陰甚者閏月爲門五日已亥爲三豕之類以後相承如顏容向耶鄭默褚元量顏師古皆其選也然皆校正其字形而已繼乃有校者荒陋不知守闕如之戒妄緣疑而致誤至剜肉

而成瘡至有謬稱皇考妄易銀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至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倘經三刻而古人之眞書失矣此亭林先生羅列改書之弊以爲後戒者也自爾諸儒如惠氏半農戴氏東原從而張之故

本朝讀書士其守此訓不敢妄改而讐校之事確然有所守故所刊書籍賢於前代遠甚乾隆中極盛矣上自鉅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通知此義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觀察父子竹汀詹事無不兼擅其長而元和顧澗蘋學博尤其傑者也先生名廣圻字千里號澗

賓陳黃門侍郎野王之三十五世孫曾祖沛祖松父文燦俱業醫世為吳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年十二隨舅氏鄭源濤侍御於京師弱冠南回從張白華先生遊館於程氏程富於藏書先生徧覽之學者稱萬卷書生焉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艮亭先生遊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為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

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稿先生從兄之達字抱沖亦邃於學而多藏宋本元本書先生一一訂正之刻列女傳以傳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張古愚太守黃蕘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侍讀皆深於校讐之學無不推重先生延之刻書爲孫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黃刻國語國策爲張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爲胡刻文選元本通鑑爲秦刻鹽鐵論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刻晏子韓非子毋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於

後學者讀之益欽嚮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訾謷之先生獨服膺焉偏讀先儒語錄摘其切近者爲邇翁苦口一卷以教學者胷中博綜而能識之無遺毋論議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無所瞻徇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精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晚得類中症卧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　洛以道光二年客授揚州先生時館洪賓華殿撰家爲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廣陵通典所居相近故得朝夕握手焉向聞先生與金門學使樾堂大令

以言語牴牾竊疑其盛氣難近及見之進退粥粥詞色嫗煦知先生徒以愨愿自守而狹中護前者不能無所忤也先生嘗從容論古書舛訛處細若毛髮棼如亂絲一經剖析豁然心開而目明歎先生慧業一時無匹惜未及隨時抄錄取爲學者導師嗚呼今則往矣配韓氏

卒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年七十子四鎬

孫四瑞清字河之從余遊女四鈕實順沈秉鋸程雲燦張定海其婿也將以　年　月　日葬於一雲山祖塋之旁河之請爲之銘先生所著多零星河之能守

護之者予最愛先生汪氏藏書目錄序及思適寓齋記以爲可以見先生之志故著之序曰汪君閬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册以予於此向嘗究心屬爲序夫宋元本之可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瞭遇則能名而又嗜好專壹兼收並蓄旣精旣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閒嘗思之天水蒙古兩朝自秘閣與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鋟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

地無人而非宋元本也其距今日遠者八百餘年近者五百年而天壤間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著於錄者亦十不存二三然則物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爲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爲宋元本計者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墨之勿失其眞是縮今日爲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爲今日也幸其間更生同志焉而所爲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汪君之於宋元本

知之深愛之篤其欲爲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爲序而論焉記曰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稱子才不甚校讐顧子役役校書而取之者何顧子之於書以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也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也即身之所寓而思

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積几居停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篋篋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爲不校之誤孰爲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恒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輝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自反其思不知於子才何若也使誠善思之至則顧子毋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雖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爲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

焉以爲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也銘曰

先生之學惟無自欺以誠而明不爲書欺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眞面以傳來茲不爲書欺書無能欺屏絕附會定其然疑書以佘人通知古今暨之梨棗以無沉淪人以盜書與古與居非今斯今永無糢糊惟其不欺是以不苟安得古書盡經君手凡立言者藉君不朽書有朽時先生不朽

候補通判趙君墓誌銘

乾隆中吾郡以詩雄海內者曰趙甌北先生先生以進士賜第一甲第三人官貴州貴西道未老引疾歸優遊林泉主持東南風雅者四十年君先生之叔子也諱廷俊字茗生別字海珊常州府學廩貢生援例候補通判溫靜恬愉侍先生撫子弟之過先生歿遂不出訓諸子以義方皆有所成就其處鄉里和而不流介而不爭於是非之際持之毅然不少瞻顧人皆敬而信焉邑有災眚富室勸分君必先之而身親其勞尤善體人意曲當

其私以是平人忿爭無不冰釋加意少俊士力培護而
磨礪之於義道光十四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子齒長君
二年羈於客授不獲時見見則殷勤存慰必欲吹之意
思深長精氣充實自顧衰羸長相羡也不意竟止於斯
配湯安人前卒繼配黃安人君卒之五月亦卒子六人
燮齡申嘉申奎申憲申善申佑慶齡道光五年中順天
副貢生砥學礪行前卒申嘉嘉慶二十一年中江南舉
人與予善今年三月　日申嘉將奉君葬　門外竹
林巷旁之新阡蓋去君歿時已三歲而屬予以銘銘曰

恂恂儒生愔愔德胄以荷厥世無忝于舊以壽厥子式
瑕爾後昀昀者原如德之厚千秋此藏靡有頽仆

魏母符宜人墓誌銘

道光七年閏五月朔日吾友魏贊卿襄培之衷之賢母
符宜人卒於里第贊卿自滇奔喪逾年始抵次卜以其
年十月辛未日祔宜人於
誥封奉直大夫健齋府君之阡以狀請銘先大夫與健
齋先生以植德厲義爲莫逆交兆洛又與贊卿同舉禮
部贊卿從官歲時從培之登堂問起居於宜人言行知

之也奮不敢辭其狀曰吾母姓符氏考有祥妣張氏世以耕讀守寒素生而端慧敏於女功遘疾瀕危先府君精醫事藥之而愈遂歸府君時嫡母王宜人年四十五大父年八十矣而未有孫吾母既歸王宜人倚如左右手事大父尤孝謹得歡心期而生襄合室歡慰大父旋患偏廢吾母方乳襄朝夕侍飲食臥起奉湯藥大父意所至輒先意得之以故不頃刻離者四年迨大父終喪始生袁府君以晚年舉子吾母恐其恃愛廢學督之甚嚴雖不加撻楚然未嘗假辭色嘉慶十年襄舉進士補

河南永寧縣知縣府君一意以醫濟世不肯捨之就養
獨迎王宜人之官以有吾母侍無內顧憂也十九年七
月王宜人棄養於洛陽官廨訃至吾母一慟幾絕已而
歎曰已矣吾無以為吾心矣吾自初來至於今日幸無
過差且時時得稱道於人口者皆宜人教之而宜人若
以為吾固能之不知其特為宜人所化也吾事事以有
心處之猶時時缺失宜人因物以付無不曲當而未嘗
庸心吾行一善事不敢有德色而心竊自慰宜人若施
非已有隨過而輒忘也襄免喪後赴選得山東招遠縣

逾年而府君復棄養吾母之喪王宜人也逾喪而目未
嘗乾更遭府君之喪益悲感加以悲哀助哀經晝喪事
精力日耗目光頓減猶不肯多用女奴時時躬婦作爲
子婦先先府君豪而喜施所治療旣隨手輒愈軒岐術
獲濟有所贈謝亦隨手散之比襄得懨令語吾母曰汝
等毋以吾爲法吾自度足以自給故不欲留有餘汝輩
當知制節謹度傷惠必傷廉也吾母退而諭襄等曰待
吾家而舉火者日數家歷年於茲矣力尙可給豈忍恝
然翁所訓者特教廉非導吝也故官中俸入所寄悉資

貧乏終身未嘗製裘曰吾幸不寒足矣一裘之費足媛
十八可惜也比襄令雲南去家既遠地又凋劫俸入不
足以辦公歷數歲不能寄一錢爲家累計而吾母施予
如平時斂珥之屬典質皆盡不以爲意屬纊時戒子婦
輩毋環泣素西首卧命扶起易衣西向端坐而逝距生
乾隆已卯十一月八日年六十有九以
覃恩誥封宜人男子子二人襄嘉慶庚申科順天舉人
乙丑科進士雲南永北直隸廳同知前河南永寧洛陽
山東招遠雲南羅次寧洱昆明等縣知縣蒙化直隸同

知袞國子監生女子子三人長適湯晉烈次適候選縣丞唐翼鴻季矢志養親不字孫男六人秉秋穟襄出穀穊稯袞出曾孫男二人裕昆裕和秉出襄自丁先府君憂無意仕進吾母促之曰吾幸強健及此時勉自建樹袞在吾側不汝思也襄亦冀或得近省便迎養稍申烏鳥之私詎意遽至於是耶狀如是兆洛嘗讀周南關雎以下數詩大抵皆宮中嬪嬙敘述文王太姒之行事而詠歌之者也其言深微粹美令人由繹於言辭之表所謂善言德行者歟嗚呼非優游漸漬優入聖域而能然

乎觀母之稱王宜人及申健齋先生之訓者其德抑可想見也已

銘曰古者婦教惟曰婉娩婉在順德娩在敬典古稱淑慎必曰塞淵惟塞能通惟淵能天休和所蒸馨無不宜仰蔭樛葛俯結醴芝方依凋耐生殁相從瓊琚聿播羨隧長封

訓導趙君妻馬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馬氏誕時父游潮陽遂諱潮高祖廷桂順治丙戌進士廣西昭平縣知縣祖家駿父疇並邑諸生歸同

邑趙文毅公八世孫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玉馬與趙
與衞並常熟望族世有連理訓導之父封修職郎受昌
少時孺人之外祖母衞太君撫以爲子而孺人早失恃
亦鞠於衞因以字訓導焉曾受業於老學究許翁通曉
大義訓導未弱冠爲高才生喜交游頗以家財結客修
職君亦不問也負奇卓犖之士爭欲識焉然屢試不中
遻感憤無聊愈躭觴咏客嘗滿坐客去則窮日夜點勘
羣籍孺人乘間言舅姑春秋高產日減宜務進取乃北
走京師試仍不利故人督學中州遂入其幕俄故人卒

宜因而訪友江漢間歿於舟次時修職君與仲太孺人並年開八秩子女幼弱舊宅易主遷居城北全家方倚訓導爲長城一旦凶問至闔室號咷神識俱喪孺人哭不成聲蹶然仆地扶救得甦孺人有必死之心無可死之理本自矜重不常入厨下至是遣去婢僕躬汲縫紉澣濯皆親爲之修職君別賃小屋以居而以賣屋餘值分授仲子之後于衛者孺人乃獨奉二親居素精鍼黹仰以給事育督課其子允懷以義方夜則篝燈以讀預節日中食或糠籺餘粥炊置一器俟其饑食之以寢率

以爲常嘗自外飲歸袖出果餌以獻孺人怒曰汝欲循懷橘故事耶今日甫會盡江左名士乎蓋微知是日偶與輕薄者游也其嚴如此舅素康疆忽中夜聞呻吟聲孺人遽呼子叩寢方出應舅已披衣坐言小不適趣具湯孺人具湯無所得薪毀一竹簟爝以進略沾唇神色已變泊然而瞑子女惶急不知所爲孺人急以角簪楔齒呼子登床啟手足質明捐室中所有庀治斂襚無廢禮暨爲姑飾終經晝亦自孺人焉爲子聘顧虞東先生曾孫女居芝之塘市贅焉先懷補諸生始迎養於芝塘允

懷或襆被出游家益困孺人刺繡子婦紡織燈火青熒往往徹旦至糠粃不繼而意色自若尤懷舉於鄉泣語之曰此汝父謂唾手可得者乃以貽汝以今之易念昔之難因哽咽不能語子女冠履衿襦製新緝舊皆躬為之竹頭木屑皆檢置一處童僕勤惰以溫言爲賞罰室無棄物家無閒人里媼鄰女時來起居必款洽之彌留之際鄰左驚告相率來前奔呼叫號請以身代及屬纊自堂及寢跽而哭者數十人臧獲咸致其哀巷有病婦恍惚神遊見旌旄幢蓋擁一輿入傳呼迎趙太夫人云

生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終道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三子二一殤天存者卽允懷允恒旣昏而天孫二宗鶴將以十九年九月合葬訓導與孺人於虞山北麓允懷辱與兆洛交請爲銘幽之文銘曰

坤道利貞無成有終以含乾施震其栟櫋虡樂不濫在約而隆能儆以和肅肅雝雝保我鳲鳩孰孚莽蜂修其鞶帨茲惟婦功逮于頎辱靡有不其以婦代子不廢尸饔以母代師傳經傳恭倉卒不驚應變從容茹荼辛苦寔如鼎鐘德何不逮任彼遡風諒哉女士是母是子天

屠昌之復文豨始宦麥永安邱封大敵表此崇忏亦云
有侯勃之幽宮以貞萬祀

國子監生香樹張君墓誌銘

暨陽書院肆業生張茂才玉墀奉其尊甫之狀來請曰玉墀不天生九年而先君子見背其葬也墓未有誌去年四月母氏又棄養卜以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啟先君之藏而祔焉求先生一言補誌石信後世兆洛居暨陽久知玉墀有學行能無忝先業故受其狀而次之君諱[illegible]字侍源先世汴人也宋南渡時孝子本貞始從父

遷揚州之泰興
皇朝雍正間諱灝秀者從江陰之華墅實孝子後第十
三世是爲君曾祖考祖諱南齡有隱德兆洛欽其行爲
立家傳者也考月軒公諱士楷國子監生夢庭樹敷榮
而生君故君嘗自號香樹焉幼聰敏年十四居母喪執
禮如成人援例入監應鄉試以月軒公多疾入侍湯藥
出理家政遂廢業其治家也雍和惠順動必依於禮則
耿介不肯狥流俗妄結納於孤寒志學之士必振拔之
所交如孔處士瑞山徐孝廉爐峯季韶皆卓犖士年四

十八而卒士流深惜之配劉孺人父應和縣學生子歸時不逮事姑而有諸姑四人幼者纔及笄劉孺人事尊嫜致愛敬撫諸姑自飲食衣服及遣嫁資送曲盡恩意匡贊夫子惟勤惟虔久之月軒公捐館舍卜兆未吉越三年而香樹君繼歿逾年長子麟殺歿又逾年媳趙氏復歿長孫彭亦殤一庭之間坎埈四五以一嫠挾三尺稺子黽勉支拄窀穸之事以次具舉無違禮者教玉墀學必擇師處必擇友玉墀湝童子試欲援例入成均孺人正色曰吾一日不死汝一日不廢書汝不自奮吾何

以見汝父於地下持門戶毋煩辱爲家人先鄉里戚黨饋問周恤咸無暌情歲饑竭其粟以助賑大吏獎焉臨終語玉墀曰吾望汝不以一衿終今不及見矣我死毋過意惜精神圖進取則吾不死也歿以道光九年四月十五日年七十四吾樹君歿以嘉慶十年九月孺人拮据擘畫操心慮患以子身保張氏休戚者二十五年子翀灝先卒次即玉墀女一適縣學生任星耀孫三皆幼其葬在歙山灣之原銘曰

德不耀行以修刑于家福所酬而緜延而炳彪孤克紹

封斯邱貞吉詞閱千秋

署陽湖縣訓導瞿君墓志銘

君諱絡基字厚培又字蔭棠籍常熟縣系出唐金紫光祿大夫昉公力學工文既補弟子員旋食餼六應鄉舉三薦不成援例以訓導分發試用署陽湖縣學訓導不及一年而士輩皆頌賢明師篤內行養親以色恭兄友弟急病讓夷始終無間歿則撫其遺稚弱爲營嫁娶甚於已出旁及羣從姻黨同仁一視邑歲時有天災民病饑寒君在其身規畫調護無不摯輸家助官如取諸寄

而未嘗有德色邑有大工作任其董督必捐貲勸成下
及施衣食施醫藥世俗所謂善事無不爲也身次渾厚
不省人間有機械事所與交輒盡心力相劘切以義教
於家肅如朝典梱以內無笑譁聲日用百物措置必於
其當雖造次無違越者屏無益游戲惟以花草自娛尤
嗜書籍值佳本必購之所藏至十萬卷道光十六年二
月五日卒春秋六十有五曾祖仁德祖璠國子生考進
思候選州同知配陶孺人先公卒子一鏞歲貢生候選
訓導孫男七潤秉淵秉沂徵秉清秉淑秉冲鏘將葬公

虞山北麓爲宇坰啟陶孺人龕合焉踵門奉狀乞予以
志墓之文公嘗爲吾邑師其可無言乎銘曰
人參兩大覗自位居仁由義志斯備孝乎惟孝友兄弟
舉心而加奚不致嗚呼家邦受其賜充然完人古與比
尊不以爵行非仕勒辭元珉照幽隧岸谷用遷利萬世

張母詹孺人墓銘有序

孺人詹氏江陰東順鄉人適無錫候選主簿張春然春
然之幼也其舅氏楊夢槎無子撫以爲子遂姓楊氏夢
槎爲四川酆都令從軍金川死木果木之難

賜郵

子廕廕當應春然而孺人力請讓廕於夢椎之弟未幾春然伯兄卒無子春然得歸宗有子曰式生四歲而孤孺人茹荼教之言動必於禮法式亦能自樹立操韻高潔多才藝聞於士林孺人之歿式自誌其墓而請銘於余夫當賜廕時苟回於利則亂人之宗而已亦不得復其宗雖世俗不以爲病然內疚於心者何如也孺人能介然自守來去裕如而二族各得其安至於撫孤以義方豐約持一節皆卓然有君子操法宜銘銘曰

利之所在人攘我棄非曰智也義之與比在坤之師不疑所行在坤之謙含章可貞無成有終以克永世集蓼而菼履險若易有物有恒以訓於家式穀爾子烝然不瑕老而順化歸安松隧貽我管彤彌久不墜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四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五

武進李兆洛

行狀

奉直大夫泰州知州葉君行狀

曾祖考長華

祖考培元

考舜凡

敕贈儒林郎

本生考臣佐

勑封儒林郎

君諱維庚字賈三號雨垞葉氏本籍寧波府慈溪縣君之七世祖始遷秀水遂爲邑人君幼負異稟貧而力學弱冠補弟子員嘉慶戊辰

恩科中式本省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

武英殿協修丁丑散館引

見以知縣用得直隸完縣以親老告近還江西新喻縣君績學敦行通曉時事蹶然欲見諸施行故其得縣令也人或以太滑非就卑濮爲君惜而君夷然矢於神以

不負所學爲晉其在新喻也一意栽培人才剔除奸蠹邑僻學前有沙溪久淤塞邑中士無登科者三十年君爲相視形勢濬治而疏通之自是文武獲儁者接踵而起己卯鄉試充同考官所識拔皆名下士十月丁本生母江安人憂去新喻士民遮道餞送無不泣下癸未服闋謁選得江蘇寶應縣以甲申二月抵任其夏境有蜚蝗君盡力剿捕且默禱於神願滅已算爲民請命未逾旬而蝗盡滅十一月高家堰堤工爲風所破黃水挾淮而下寶應當其沖君計請

給之不及也立捐備饘餅蘆席自乘舟按視隨宜給發
全活無算又勸邑中富民量捐錢米酌地之遠近或賑
米或賑錢或賑粥民無失所乙酉春運河淺阻君循堤
護視漕艘設法推挽風雨無所避大府亦積知君之勤
勞丙戌六月以秉質淳良辦事穩實保
奏題授江陰縣知縣得
旨因留辦賑務未行六月洪澤湖水復大漲漂沒鄉
井數邑咸被其患君晝夜履勘先撫後賑野次露宿者
數月暨丁亥之春災民回籍各給資而遣之殆無一夫

不被其澤者四月始履江陰縣任而大府復以賢應任
內辦災允愜輿情於資送流民尤能核實
奏請獎勵奉
上諭以同知直隸州陞用江陰地濱江海僻遠之民多
鷙悍鬬很其秀黠者每因忿爭輒搆訟訐訴至不可解
君每遇投牒者必委曲開導釋其爭心民俗漸革尤嚴
緝盜竊使宵小無所容有長洲元和之積匪穴於邑界
立捕得之檻送省會究治遺蘖略盡邑之田賦最於旁
縣故官此者每視爲膏腴而運丁之婪索過使之供頓

彌補之提解耗之者十三四又黠胥因緣為奸險狡之士凋攰之民互相窟穴課之逋者歲或至鉅萬數以故二十餘年來官於此者無不蹙額袖手比其去也傾其橐不足以償負君任事日淺計欲發株掘根而不能又性慈愛催科雖急不肯以敲撲從事官符如火持尺一行下者旁午於道君雖寬和自持而仰屋竊歎畧可知矣君以實應積勞得喘疾其後時止時發戊子九月大府以君才識明練辦事樸誠民情愛戴

奏請升補秦州知州十月中

俞旨下而君病喘已劇以二十六日卒於署寢君和平樂易不設城府少時處約歷仕宦不改其素衣無華鮮食不重膳尤篤厚奴隸雖有過加呵譴無厲聲嘗學如不及寒暑不廢未第時客授以給饘粥教弟子孜孜無倦其才可造就者必遂其材使亹亹日上以故從遊之士取科第者不可屈指數沈酣載籍博而能精阮宮保芸臺潘尚書之軒劉侍郎金門諸先達無不激賞錢心壺給諫黃霽青太守方鍥珊參軍諸名流則皆以詩詞狎主壇坫者也制藝沈雄磊落卓然能自達所見不隨

人爲步趨詩以超勁爲宗而清邁絕俗在庶常時益肆力史學雖治劇縣案牘如蝟稍暇猶手一編不輟有所疑逢人輒問如爲諸生時故所至必振起學校激賞異儁在新喻則整理渝汕書院爲延山長課之在寶應則修葺畫川書院新其堂曰振秀旬月必親課試鄰邑之士聞風而至願受業焉在江陰則加意暨陽書院書院中有能文之士因星誤被褫者力爲復之忠信篤至肫然流露治一事斷一獄勤勤懇懇將之以誠事止國計民瘼關白大府必以實雖尋常公牘未嘗敢忽邑

嘗有行移吏請稍移易月日則事易集君持不可曰是欺也吏白而從之是導欺也事親至孝謹雖出嗣伯父而怙恃早喪本生封公又無他子故所至迎養官署公事外凡家庭瑣細必稟命而後行尤敦厚故舊同邑盧艮山明經幼所從受業也君以貧故將從業而賈艮山奇公之才固尼之居門下者十年及公得外任迎艮山而館焉事之益虔有大事常取決君既以清勤樸誠所至受知於大府爲剡之牘屢上

皇上亦漸知公姓氏故隨請輒

報可駸駸嚮用庶幾可以抒其所學潤澤一時矣乃刺
史之
命甫下而君遂齎志入地煢煢旅櫬囊無餘財封翁已
衰冢嗣甫逾弱冠天乎人乎何乃不辰如是所著紀元
通攷十二卷方刊行鍾秀山房詩文集若干卷三國地
理攷若干卷并雜著十數種藏於家君生乾隆三十八
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時年五十六配江氏
勅贈安人例晉贈恭人繼配鍾氏
勅封安人例晉封恭人子三湛恩江出鴻恩海恩鍾出

孫二人如栢如楨皆幼君之涖江陰兆洛爲暨陽書院山長君每以課士至書院談文藝榷書史甚相得也聞將擢泰州方悵去此之速孰意其并不能待耶君涖江之政兆洛既親聞而親見之復從封公遊得備聞歷官之大槪故撰次爲狀他日史官傳循吏者或有取於此焉

傳

萬君赤城傳

君諱啟杲字赤城姓萬氏祖廷錚父兆洞皆太學生君幼有立志和而能肅事母以孝謹稱有弟五人擇師教

之登弟子員籍者三焉迨婚娶皆畢然後析遺產分授無絲粟私門戶之事猶引以自任治家極節慎而勇於見義鄉里忿爭爲之平歲時艱厄爲之助已諾必信不肯以絲毫負人嘉慶十九年正月卒年六十子一文煚女一適某君之將屬纊也告文煚曰吾生平無不可對人者而匆匆薤露有未遂之願五永濟關吾先人所經營也今壞矣而不及修曾祖墓地不吉當改卜而不及改宅後樓屋燬於火當補葺而不及葺望汝讀書成名以光吾宗而僅獲一衿冀媳續繁昌而未獲抱孫力可

勉者汝其勉之其存於天者吾不敢知也君歿後文貺集同里之士撤閒而新之與叔父謀購地以遷其曾祖之藏營治宅樓悉如其舊文貺以道光辛巳舉於鄉癸未成進士蓋所以成君之志者可以無憾而尚未有子恐恐焉惟隕君之祀是懼予以爲君之守於己者信其竭於人者忠其所覆露者當遺文貺方有所施用於世勤勖志業益懋先德天道棐忱自古無爽又奚懼焉文貺以己丑七月塟君於四明江橫山之阡奉狀介其師程明岑明府請爲傳予文不足以傳君而重文貺之能

承先志也謹次其畧而歸之

渭川孫君家傳

君名兆鯨字金聲又字渭川本姓蕭氏幾世祖贅於孫孫無子而嗣焉遂易其姓世業農累代以長厚著於鄉里父曰士元益恢大其業樂善不倦子三君其仲也長再斯季兆鰲君少有至性事父母先意承志能得歡心母殁所以事父者一飲食不假手僕婢日則隨杖履夜則侍卧寢以爲常因開白茅塘河士元心力殫竭得中風症君刲股以療得平復娶于朱早卒君年僅四十餘

不再娶恐以少間定省也兆鰲早卒委家事于家督凡兄所欲爲或有不協必委宛從命未嘗有毫髮間或勸以析產君曰吾既鮮兄弟又弱一个兩人相聚能幾何時各立門戶各營朝夕是使情意不相浹形影不得親也終君之身一堂怡怡如髫齔然於親族恩義尤篤有不足者不待其告常周恤之歲時饋問稠疊於鄉閭則飢者食寒者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槥道途橋梁不修治者隨宜整理水旱天患爲災厲者竭力賑贍邑中有公事告者無不佽助也邑有公善堂方創始時苦經費不

足君捐千金益之至今賴焉他所爲博施樂善見義必爲率多類此子二長大鵬舉嘉慶戊午武科殿魁候選州同知嗣弟兆鸞

李兆洛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至哉言乎孝弟之人和氣所流衍布濩足以彌造物之憾而立生人之命故曰爲仁之本也如渭川之爲人名不登仕籍足不出里閈而譪然孝弟之眞足使薰德者善良焉其輕財好施皆孝弟所推不足爲君輕重然以視坐擁厚資而視人之艱阨若秦越者其心事居何等也殿魁亦孜孜繼志

不愧前人予主講暨陽殿魁董書院事故知之詳殿魁亦捐千金佐書院膏火子從予游溫醇有文夫蓄之久者其發之也必昌予於孫氏有厚望焉

郭敬齋傳

敬齋郭氏名恂字崇信其先中州祥符人宋紹定間有名庭堅者爲江陰軍教授占籍焉卒祠名宦敬齋其第廿一世孫也弱冠而孤大父母春秋高弟妹並幼稱敬齋仰事俯子職能潔誠致歡撫弟妹尤有摯愛讀書未卒業而能通大義治事之暇一編不去手於先正格言

懿行流連往復津津言之光明洞達無纖毫猥曲嘗語其弟抃曰讀書所務修德養心而已爲弟擇師使負笈于毘陵鄭淸如莊寶琛之門兩先生皆立德立言名碩也將死語抃曰吾畢生在苦海波濤中惴惴恆恐不自全今幸矣弱息孤雛各視其命吾無所繫戀也卒嘉慶戊子年五十一閱三十八年道光癸巳其孫鴻飛携抃所爲敬齋行狀示予予讀而悲之抃之言曰兄之友愛也飲食常在家人之後衣服常待兩弟之餘終其世不蓄私財不爲身計勤勤懇懇精神畢耗于倫常補救之

内惟相勗以立身揚名庶幾克荷先業而抃僅以一衿殁世孤負兄志何其痛也語沉慘刺骨抃之耿耿不忘其兄如此則敬齋之友可知也已

李兆洛曰一本之愛生人所同而克友克恭世不多見澆涼薄之習移之也敬齋兄弟眞足以扶翼世道激發頑懦者哉抃字體心旣從賢師遊多益友植學深厚爲文章矯然有以殊於人也爲子弟延師必求文行兼美者子友楊明經隨安丁大令若士皆嘗主其家鴻飛字立甫又彬彬然能繼其世而羣從子弟遊膠庠者多以

能文稱嗚呼敬齋雖無所用於世而其施于家者不既較然有所成就乎則孰非克友之念之所振啟乎

心農汪君傳

君諱轂字琴田號心農晚又自號漸門姓汪氏休寧人援例中書科中書加道銜系出唐越國公華父沂誥授奉政大夫九江府同知署臨江府知府生子三君其長也篤內行澹名利善書工畫若自其性時時以觴詠自娛遊吳門樂其山水之勝買宅居焉嘗得一硯珍之顏其齋曰試硯能別古今金石刻及書畫所藏弆甲一時

同時如袁簡齋王夢樓梁山舟錢竹汀余秋室吳穀人潘榕臯諸公皆奉手定交而夢樓則常主其家勸而好施擇義而徙事有衆難必力赴之旣葺其宗祠增設條教復建桃潭義塾延師以課其族之貧不能讀書者簡齋爲之記宅圃有梅數十本奉政所植移植於新居而護之顏曰守梅山館穀人爲之記晚耽禪悅日誦彌陀經曰非以求福藉檢束身心耳道光元年十一月卒於吳門年六十八所著詩鈔四卷藏於家刻國朝名人法書曰試硯齋帖八卷又刻夢樓書曰快雨堂帖四卷皆

行世君第三子承詛辱交於予示行狀因次爲傳則十年十一月也

升菴陶君傳

君姓陶氏諱文烝字獻琛號升菴又號薌林始遷江陰祖曰菊庄傳九世曰倚虞始卜居蘇墅橋

皇朝初年嘗歲饑施粥活五萬餘人更其橋曰活人橋錢湘靈先生曾記焉考曰誕先歲貢訓導桐城祀名宦子國學生近山是爲君高祖考曾祖考一清歲貢生候選縣丞曾祖妣氏湯祖考中洽縣學生贈文林郎祖妣

氏徐封孺人
旌節孝考然亭福建將樂縣知縣妣氏陳封孺人子三
君其次君少穎敏爲祖母所鍾愛受業從父松溪復齋
兩先生皆碩師也年二十隨然亭公之縣署刻苦下帷
越三年然亭公罷官蕭然無長物橐筆遊幕以家事委
諸子君佐其兄理家政井井有法度亦遊幕豫省凡七
年皆奉然亭公命所得館穀以償在官虧累非得已焉
丁未始旋里戊申始應科試受知沈文宗補府學弟子
員自是授徒以養王子君妻趙孺人卒時子翔鴻才十

二歲子晉錫才五歲有女才九歲人多勸君續絃君曰不可使兒女着蘆花因并不置媵甲寅陳太孺人卒乙卯然亭公卒伯兄衙峯亦卒迭遭大故居廬寢苫之事誠信無悔仍以館自活嘉慶丁卯中江南鄉試舉人君客授常熟以二子隨行至辛未館楊舍葉氏仍以從姪際辰從曰吾幼受松溪先生教今課其孫庶酬之也明年兼課復齋先生孫兩孫先後遊庠君之力也會歲飢邑人舉君董賑務心身兼悴道光辛巳得腰軟咳嗽症未幾卒道光元年二月日也君生乾隆二十一年存年

六十有六配趙氏前卒子二翔鴻晉錫女一適徐孫四
女孫三葬沙山南麓自家灣皇字新阡君心坦白持身
節儉遇人寬平爲文章研鍊流逸人比之周宿來馬章
民所教兔子皆有學行多成名於時
李兆洛曰予與君之族子兆堂相善少即同課龍城書
院每試多相從其於制舉業極致力每相見輒言其利
病輿爲予言君之篤行及文詞予故耳熟而甚欽之去
年兆堂卒今年君之子翔鴻奉君狀來言曰家將緝譜
願爲之傳予追思兆堂語深爲憮然謹受其狀爲之傳

蕭方立傳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物者重此而輕彼耶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蕭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踰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焉幼穎異殊於常兒未弱冠已與兄子訥騰踔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予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聘君劭文赴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留旬餘是歲予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凝然不強

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予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怿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雷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骷機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爲渾沌施面目耳斯言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獘宋覽所及歷歷識之不忘少時喜爲沈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歷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譔述亦益富平居

於世俗專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由補罅漏專門名家雖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間已突過之然其志意欲有所施於世特以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蹟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蓋故世胄値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僅一得解三試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賾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此尤爻老所爲

精契於製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
橢圜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
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註圖說殘稾四卷文甲
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
聞序而刻之矣今子誠復盡裒其遺書刊之吾鄉自荆
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
之生謂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没也鄉邦耆舊無
識與不識無不怛焉如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
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慶戊寅

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於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
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
歲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
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敏百之方
立所欲施於用者將在子詵則方立不死也

管生孝逸傳

烏乎孝逸竟止于斯耶生名繩萊祖韞山先生諱世銘
父午思先生諱學洛韞山先生以制藝名當世任侍御

亡兄五初從受業于京邸與午思相善生故先從兄遊及侍御殇午思奉喪歸復令生從余問業尚未冠也英敏出倫輩有所纂效輒如已練尤諳世務無童子過未幾而午思棄養生復屢償場屋遂納貲得安徽含山縣知縣在官六年得末疾乃去官歸雖動止仰人不出門戶而意氣言語皆如從前余方謂其貞疾恒不死藉可留此面目視息人世去年秋忽與余書曰病似日益恐不能久爲身後計當留遺形願借同車圖倩工臨仿之余嘗繪同車圖凡十六人生與焉爲江陰張長生所肖

貌見者以爲逼眞也余與書云造物忌才此憤語耳實則遇合生死皆有鬼物顛倒鬼無生趣徒厭人生之樂而嬲之今足下憂愁貧困勤作不自由種種苦惱無不具復有何樂鬼伯方幸足下受苦未央又何至相催促耶行當相見苦且好耐勿作此畏死語乃至今年二月十五而生訃至矣生生名家風骼翩儻爲文詞磈磊有氣詩篇近張王服官稱彊項而能勤恤民隱能斷疑獄奉已廉潔頗留去思以生之世宜席餘蔭以生之才宜有建樹而止于此謂非命耶侍御君歎爲未施用午思

文鬱鬱以終生文屈折如此意者天將昌其後人生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卒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得年五十六元配于繼配吳子二晏樂皆吳出能讀書皆幼未能具行狀吳夫人疏其畧請爲小傳故就余所知者傳之須其葬當可識其墓焉

黄潛夫家傳

黄潛夫名汝成字庸玉太倉嘉定人其先居今寶山江東鎮忠節公族裔也後遷嘉定者四世潛德弗耀曾祖曰國楷嘗刲股以療其親疾祖曰遍理考曰鐘皆愀然

長者鐘無子以母弟鉉之子爲後即潛夫也鉉字子仁亦縣學附生議叙主簿銜有文行潛夫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善讀書自年十四五時已博涉能文逾冠爲縣學廩膳生益有名嘉定氣節文學自南宋來亮碩鴻奥重於海內潛夫少承家業習聞鄉先生端緒宗貫浩博達於情邃又善爲文章論議閎整叙事繁簡廉肉率中體要學不泥章句而務合體用自古昔禮樂德刑以及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稽理勢損益遷嬗而折衷於顧氏日知錄條比義

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閒復以聲音訓詁名物度數之學纂述爲春秋外傳疏補諸經正義名實益高尤爲今宮保兩江總督安化陶公今江西巡撫江夏陳公所知重乃殫竭心力以體過肥猝疾作弗治殞年止三十九悲夫黃氏世有穆行其祖考好施與凡邑禮輙先出巨資佐賑濟夫性益豪達輕財喜蓄古書畫碑刻鼎彝錢鑑而族姻交友鄉里婚喪急難凡求者無弗應幾耗其資之半余頗以不節過之然自少至壯衣服飲食無改於舊又猝以千金周人困終無悔心與德色比歿郡邑識

與不識都悼惜而來哭者輒慟抑亦賢已始余聞潛夫名而材之而余友寶山毛君生甫數歎美其學行生甫不妄譽者後潛夫嘗詣余于暨陽書院留信宿聽其論識明瑋達理道益信生甫爲知人而決潛夫學可深造大成雖頗憂其弗壽而不虞其遽止斯也嗚呼人世利祿貴顯不過數十寒暑人之死生其間者何限自古鴻材碩儒間亦弗克永年奚足致憾矧潛夫有可自傳述於後世耶余獨惜其志業未竟子仁以年老遽喪賢子且辱厚余而僅一見已也潛夫前已入粟議敘通判銜

後人貲爲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憂未赴所著書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袖海樓文稿若干首子三宗魯宗文宗英余既重其人又哀其志生甫書來乞爲傳乃次序行事使附於家乘後云

張蓴汀傳

君名南嶔字鶴亭亦曰蓴汀原籍泰興父修甫始遷江陰之華墅勤業治生家以日起而讀書好禮豁達喜施延名師課其子孜孜不怠以其子之肄業暨陽書院也捐膏產百畝資諸生膏火學使鶴峯李公嘉之爲記其

事於碑凡邑中有義舉君未嘗不預葺文廟修城垣董社倉建砂山文昌閣經理育嬰堂每事成勒石君之名常先人遇歉歲或災疾捐貸不恤貲姻族頗繁依以居者區畫必周或授之室或畂之田各家子姓至今猶津津言之也子四人士楷士林皆補江陰縣學生孫八人曾孫八人肯堂中嘉慶己卯副車餘皆力學自好家勢方隆隆起也方士楷士林之應試江陰也縣之人以冒籍齮齕之逮君於獄會學使某公至廉其事乃脫之初君夢浴於池池上有大書觀化二字及某公之雪君也

其遊尋之堂顏曰觀化云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四

李兆洛曰楚材晉用古人以爲美談而今之遷舉不得越鄉貫不自樹立者遂挾此以奮其拯持君有厚德於茲鄉且自君之父居江陰逮其子已三世有室廬塚墓矣猶搆禍如此小人不樂成人之美豈不厲哉君之曾孫玉垿亦肄業書院以君狀示予請爲家傳予故撮其事而傳之

隱谷張翁傳

翁名傚用字愼思隱谷其自號邑之犇牛人幼頴敏讀書必求其精詣深旨久之若有所得頽然自放絕念科名家室米鹽尤不以屑意喜蒔花木工琴能寫梅竹暇則娛意於此習軒岐術頗通其意未嘗爲人治病人有言某山某水佳輒襆被往或旬日留見人之寒必衣之饑必食之困乏必周之其心中誠然非以爲德父古愚方雅綜練惟一子愛其淸素不煩以家事娶於沈亦嫻詩書能持家逮古愚捐館翁年已五十五三子皆成立能養其志矣道光十一年年七十卒嗟乎生之勞也

非名利者役齒不悔或知足寡營退屏於寬閒以自適而仰侍俯畜常爲人累役役日用飲食莫能脫也翁乃蟬蛻於父母妻子之中終其身於脩閒曠盪之天將造物者亶厚之乎雖然吾見處安樂之境而甘爲危苦者何其多也則翁果有所自得而人不知者乎

勗堂陸君家傳

今世士非揣摩刓員窮日力于時俗之所謂文章以獵取科目雖有抱負末由以自見而鄉曲之耳目漸靡日深所咄咄指引亦類以是爲榮辱于是閭巷之士砥行

樹節卓然能自成者名不挂仕籍則莫或之齒也予謂周官閭師諸聯于民之孝弟睦婣者敬敏任恤者皆書而登進之有以哉風俗之美人心之返于古蓋于是焉在矣余里之人多稱陸君勗堂長者君諱佩瑛字蒼聞讀書通大義不屑屑章句納粟爲太學生少不逮父事母高備極色養高之卒也毀幾滅性慕古義烈士能急人急不輕爲然諾尤樂道古昔忠義事侃侃如出金石即頑悍莫不洒然變色歎息者乙巳歲大祲邑之令籍富人而貸之君立出百金然名不在富人籍也令廉其

樸直里中賑傳君董其事君一意周盡勤而不煩窮審而有法其他所以處鄉黨鄰里者大率類此孝弟睦婣者歟散敏任恤者歟君之歿有年矣里中人咸能稱述之然亦猥謂修整自好尋常里三老云耳嗚呼使處鄉黨者皆自好皆知自好者之可慕可述可取法而不以後于世之所稱榮譽赫奕者則成周之治其何遠之有陸氏將鏤其譜丐予爲之傳予剌取其槩而授之且以當古閭史之記

蔣訓導配吳孺人傳

元和蔣先生司訓於常州有年矣行峻而望尊文富而士附嘗屬其子如沂如洛屈從予遊温純修雅庭闈所服習也先生工鑒賞多藏古名人書畫予嘗詣之求觀輒留與飯中饋潔辦如宿儲益信先生有內助賢今年春先生抱鼓盆之戚手譔次孺人行事及孺人所爲靜香樓詩稿示予曰請爲傳予拜受卒業乃復於先生曰今時閨閣稱女士者往往以詩篇贄於名公鉅老得一言題品翠稱曰才識者援無非無儀之訓以相訾謷遂謂女子不必讀書識字僨矣婦言婦功公宮所教非讀

書識字而能之乎至於詩之爲道於女子爲尤宜何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即婦德也誠心嫺之而身能體之順父母宜家室共祭祀議酒食穀子孫旁及襍佩贈問懿筐紝績無施而不當而其性和情貞志潔氣愉時時流露於感懷觸興摅愛諭志之作如口語之而色傳之此風雅之本禮教之首也惟孺人之行與其詩庶幾當於是是宜傳傳曰孺人性吳氏諱　字　父贈儒林郎維岳母徐安人年十九而歸於蔣事舅姑左右無違儒林公之疾也剜股肉以進疾爲之減接戚屬愼靜而尚

寬從夫子官訓導於靖江於常州所至治舍字藝薪木
散朗有林下風藉寒儲空相對未嘗有憂色書遣室以事
夫子撫之以慈惠是用有鑫斯則百之慶教子女如嚴
師語之曰若等不自力爲父祖羞是重吾罪也女紅酒
漿之事無不精者而惡衣惡食未嘗擇生丈夫子二如
沂如洛也女子子二皆適士族餘子六女　皆遣室出
其於詩以遣餘閒有所爲必有所感發道其意之所之
不爲名也生乾隆四十三年月日卒道光十二年月日
年五十六

蔣母馬安人傳

安人馬氏海寧州例贈朝議大夫朝俞之女例授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經歷蔣君星槐之配州學生光煦之母也幼警敏得庭幃懽年二十一歸於蔣星槐未晬而孤其母歸太君實撫以成立凡教於家儼恪祇翼皆有法度安人能遵奉之動作靡不當其意姑沒而所以教於家者必稱先姑以訓焉生二子一女皆不育爲星槐置簉室未幾而星槐暴疾幾殆安人寄封臂肉羹以進乃瘳簉室劉生光煦安人顧復如恐不至道光二年星

概卒安人撫遵室曰門衰祚薄無伯叔之助我死易耳
將如若何我已中身汝未三十兒才十齡撫育教誨爾
我其之無負原下昜光煦甚嚴至有過則命跪影堂前
諭之曰爾父恨不能終讀見汝讀則喜再世單丁望汝
不第成立汝孤汝父耶又諭之曰汝賴先蔭得溫飽宜
矢慎勿妄結納設匪人叵測誰爲禦侮者道光十四年
十月十八卒將卒謂光煦曰吾負祖宗重任待汝成長
十三年來幸無大過將反命於汝父矣年六十有八卒
之日戚黨婢獨無不哭失聲者光煦學行有聞國人稱

願然焉禮部侍郎陳公用光既爲安人誌其墓光煦復請爲之傳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方古列女夫何愧焉爰爲傳以俟後之續中壘者道光十七年十二月

徐鑪峯傳

予之始識鑪峯也以同肄業常州龍城書院鑪峯志致踔厲文如其人騰踏自喜山長抱經盧師深賞之其後各以宦遊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比予主暨陽講席復見之則鬚髮半白矣而神志猶昔予之來暨陽以邑令蕭

君欲重修江陰縣志將屬予主其事予辭之未克也盧峯謂予曰前志頗有舛忤又不修者已五十餘年某爲此事留心掌故十數年矣頗能考正得失拾遺補缺者得吾子來甚幸吾任採訪子任纂編當成佳志吾邑之幸也予曰聞外間異議人心不和傾險者衆恐未必有成君曰譏譏訕訕以撓人事者誠有之然吾兩人心平而志定無慮也因掀髯笑曰虎率以聽誰敢犯予是時尙未開局而君已津津爲之日取向所收拾第次遺聞軼事及邑中賢人志士湮沒不彰者以相質正又畢耳

自覩記疑信參半者爲予言之或窮日夜不倦君諳達物務持身矜嚴又狷直不能容人非有爲非理所枉者橫身平之不避貴勢居恒與人欸曲每苦口吃其有所辨說則鋒涌泉溢捷發曲當意無不達聞者恠之君曰吾特吃耳有所辨則所持者理隨理曲折而氣隨之何吃之有以是士類皆畏而信之然卒其邁往之性隨所觸輒發無所擇以故託心者半側目者亦半是夏君卧疴家居至七月初始來相見知已痊甚喜飲之酒覺歡適不逮他時屬予以事旋里閱六七日始返聞君屬疾

促往省之君館其女夫夏氏家至則見方調藥炊粥問君安在指帷中曰數日來頗躁擾適服藥似當病方酣癡耳寻因坐帷外俟之久不聞息試呼之不應披帷視之氣已絶矣君篤師友誼於所知厚窮達一節生死無間樂道人善於邑先賢繆李諸公之遺事加意搜採隻字如尺璧彙而集之曰人獄萃編凡若干卷又採里黨行義貞節事蹟條載鱗次散滿行篋未能成編也蓋君歿而修志之事無有言之者矣家貧衣食於客授其教弟子以啟發性靈爲務取科第去者甚衆君以其冬葬

於祖塋予欲誌其墓每一搆思則愴淚不自勝今年冬君之子鑰次君年譜屬予點治君視予猶弟語必出肺腑念知君之深當無如予者今距君之歿將十年而予齒亦已如君卒之歲數矣其可無言以旣予之思乎爰追述舊故爲傳以貽鑰也君諱紹基字尹先號鑪峯世居邑西之靑山自明以來稱甲族君四世祖璧稷始遷邑東長涇鎭之黃巷高祖銳蘇州府學訓導曾祖濟庠生祖梁庠生父炳世以文行稱君生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卒道光三年七月十二日年六十五嘉慶庚

申恩科舉人揀選知縣子五入鑰其季君歿後嘗從予遊

鼇一齋文集續編卷第五

養一齋文集續編卷第六

武進李兆洛

雜文

惜字院告神文

蓋聞方員既位點畫斯呈羲皇造其端倉史開其緒樂石吉金所著漸以孳蕃恬毫倫紙而還彌成泛濫人人握槧物非罕而誰珍處處塗鴉跡不工而孰愛遂使泥沙同委敗葉俱飛不必太沖之賦盡可覆瓿雖非長吉之詩無端投溷其為褻也尚可言乎夫文乃上蒼之郵

褻慢越則罪等逆天字爲經典之寳符棄擲則悖同侮聖某等一丁僅識六籍粗知惟飲水而知源敢數典而忘祖用是勤心收拾加意搜羅積有歲時盈乎篋簏將令返其空質用是告於明神往時落紙曾無擲地之聲此日成灰幸有燭天之焰

江蘇學使辛筠谷先生誄

維道光七年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誥授光祿大夫吏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辛大宗師薨於江陰使院哲人其萎登靈在天具僚悲懷人士傷嗟名在體逝懋德何追

其明年二月二十有一日將遷神於萬載縣炊𢇁鄉之阡丹旐騑騑輀軒起途鐃輓喧巷眞醙溢衢涕雨黯羣哀風結輿嗟夜壑之俄遷實士林之不幸攀淸輝而何及溯流風而含哽垂不朽於漢淸之編詠遺惠於韜杠之銘詞曰

瑤源濬波靈根茂植誕承慶鍾淸休載式惟公初載天挺之純秀頴敷幹雲翹照晨含章在淵發揮或躍披藻熙陽淸塵熠爍卿雲騰霄需期而飛華省承明委地自階乃涉栢臺上德通理亭疑絜令傳以古誼民無覆盆

吏鮮幸覬乃升
承殿是輔中台擢金帶白咸望允蹇乃擢奉常咨經奏
雅稽古之榮階下車馬乃貳宗伯僚宷肅然步武有節
嘉議炳焉乃衣繡衣覆獄平反惟明允先人無後言
帝重銓衡寄之埜宰搜寶岱宗探珠淮海朱紫不淆青
藍斯攺登彼彥巨剔其瑣猥齊以化雨陶以惠風微言
啟誨是緯是綜約我維禮推心則悊疏汚導滯泮宮雍
雍縣公之學潭思潛會神猶淵鏡言成著蔡詞苑笙簧
藝林藻繪衆妙所歸百流斯廢縣公之行智圓用方儉

而不峭婉而成章豐淳鎮澆守素葆光清切修履抱雪
凌霜人思愷悌
帝膂忠讜道與時隆業隨志廣方調和羹以福九壤傅
騏未沛騎箕遽徃嗚呼哀哉易朽者形不朽者心史
臣編纂士庶謳吟蕭蕭桃李慘慘松陰有蘋有蘩冀公
之歆安宮載考我公于遺匡廬峩峩長江派派易名錫
謚令典方遠惟以告哀祓之千載

大士贊

痛癢聯肌膚楚越通性命呼吸撫宇宙粃糠鑄堯舜是

惟心行者超然而自聖

周忠毅公印贊

玉不可使奪堅石不可使奪丹不亡者存毀之而完曰此非公之姓名乃千萬人共印之天惟此方寸者終古而不壞度幾立懦而廉頑

題　文正畫梧

是浩氣所流撐雲裂石軋蟠涌奇虛空充塞剛而不怒果而不懾者歟

黃石齋先生仿米家山水爲荔門題

一兩峯耳具千萬態指端煙雲胸次天海張君寶之在六法外

題趙子逑遺像

此吾友趙君子逑之遺像也吁嗟乎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孝友之性純明之姿敏達之才處於家而親順之接於人而友信之文彩足以照世籌慮足以應變遲與志乖動輒蹇跛殆於天之拂亂其所爲而大任不降困心橫慮以畢其命此何爲者也君承累葉清貴恐門緒漸落自量才地思一振起以大　宗意甚勝氣甚

銳窮而不悶折而不挫逐大賈求奇贏非狥利也傾家資博牛通非急名也時則不偶謀非不臧君以無悔焉行事磊落終　人亦無得而尤焉然而皤皤老親煢煢嫠闈隔行參差弱息勝衣九泉之下顧此其能無恫乎嗚呼天乎展君之圖彷彿見君之面不可得而呼而君之心則猶吾之心也攬涕屬辭盡其傷矣

紈扇銘為厚子趙觀察壽

寶智同圓盤襟比素寸柄所操八風咸舞卿月揚輝虞薰在御惟君子德式慰黎庶懷袖餘芳出入偃裕如恒

如升天保孔固

端研銘二首

蓬山初沐新泉欲流著手成春我以爲憂

靈羊之石大庾之梅　寫梅于石識

之而歸陸大夫裝何足道哉

塼研銘

塼橫篆識永和六年莫龍編侯之九字餘磨泐
不可識永和晉穆帝年號也以塼字分貫上下
句首爲銘

晉明出地莫炳書契穆若含章龍蠖之智帝鴻垂模編纂是資永貞安止侯琢侯治和以烟雲之焉發揮六經在璧所貽孔古年祀緜邈爲金石侶

以繆文貞公手植黃楊刻蘇文忠公像又以其殘零製算籌記而銘之

保終古晰所樹道與器隨所寓錯綜參兩合十五乃明于憂患與故

硯銘

抱德以終年

休其神者神居之
有受而無取有授而無與
平爾心靜爾脈正爾形實爾液毋含垢毋汙自放淫辭
息邪說以渠以匱祓諸方冊
方玉斯鋭比金則粹何以象之子溫而厲

就石材仿古厭勝泉而為之銘

龍虎所厭望氣知勝其行如泉雄我文陣

予未識宜興史自怡而為題蒲團小照今年春自
怡枉過作竟日談得悉蹤跡具道所以為圖之

意勵再題之戲爲出此偈

人與憂俱生墮地誰不泣種種諸苦惱容容相嬰纏乃有大雄氏慧劍掃一切誓願出此世復歸本來空名曰極樂界自度還度世我道此知見特從苦樂起苦樂本非眞知見卽是妄既知生非生當知苦非苦譬如大愚人癡痛初不知在苦亦是樂緣何生計較苦本無離理世亦無出法如人畏其跡而有此兩足不能不履地舉刀斷兩足此爲絕跡法決非善行人如佛不涅槃苦亦不解脫我受孔子戒於天惟順受心既不怖苦卽亦不

思樂卽苦卽是樂無樂亦無苦久久顚倒滅念慮亦不生是名安身法同証大自在普同諸種智言下皆撒手

偶成

宗鏡非鏡呵鏡鏡病貞樞非樞執樞樞拘無要何會目光牛背闕六百年亦金剛禪

題汪稚山獨立大師禪話

爾時爲利它居士聞如是義卽從座起歡喜讚嘆而說偈言

世間有爲法一切皆空虛而於空虛中一切皆眞實此

非名實倒空無可空故解道空非空卽知實非實假如人畫像面目無分別以爲此是實初不能運動若卽說是空面目宛然在或畫已毁滅是人身尚在或人已滅度而畫長流傳謂是何者空謂是何者實若謂兩俱滅然後名爲空則佛與衆生皆不當在世道實固非眞道空卽是妄眞妄兩非有何借對立名空有兩無住是名不住法

題東魏永平四年玉佛造像本偈

人心各有佛而各不得見以不思念故佛不自呈身若

其背回向則有萬億佛應念而示現其人念言說即現繪畫身其人念莊嚴即見泥土身其人念堅固即現金銀身其人念完好即現玉石身所現一切相各隨其性相乃至萬億相以及無盡數阿難離座言此語大謗佛我佛無二身世眼見空花如來語阿難我本非有我空花即爲眞以此空中花任汝稱歎者

書惲南田立願文後

從無始來何我何人人我兩無願於何立是識想陰縛分別相凡作是念如楔出楔乘此勇猛和合人我照五

蘊空作是願時一切心相隨念圓滿乃至千億恒河沙
刼人非人等皆以此類入佛知見我今受持如於經典
還以此力不住布施有情種知普同攝受
以丁繭羽十八高行圖貽石甫都轉都轉轉屬識
其年月因原奉貽之意以爲之辭
隨綠示應眞覺超刼卓然精明而念不起泊然灰槁而
照不滅是名神通詎假出力
端州硯坑記
羚羊峽之口正北向入峽口數百步其東有小水入之

即端溪口也方冬時涓涓細流耳兩山夾溪之北即硯石山山南向自溪口連峯迴迤而東南以漸高聳其傍溪之山僅小阜高可十丈其麓則老坑在焉自舟登陸可百步許至坑口口向巽容一人側身入入即窈黑且益窄蛇行乃可進山無樹木石之出于土者率頑劣破碎無可觀也自坑口東望第二峯高處有石徑徑上石隙有鑿迹導者云此爲坑仔巖山皆陡陗下即平疇時稻已穫穿田行至其下仰望絶陡不敢上彷彿見巖上有刻字焉自老坑而東過宣德巖老巖洞坑仔歷而後

至坑仔巖坑皆在山半也坑仔之上卽屏風巖踰脊而
南下爲屏風背其左有飛鼠巖有坑尾老坑山之背曰
蘐坑逾脊而下在峽口外緣江者曰獅子口曰水鬼洞
直在山下逼江水咫尺舟行遥望可見自坑仔巖之麓
循而東行轉而北爲麻子坑亦在山半徑甚峭狹自坑
子巖至麻子坑中間經青花洞兎爺洞杉蓬巖松樹根
龍尾青朝天洞石涔洞諸坑或高或下皆在山上自麻
子坑迤北曰塈夫山又北有龍華寺寺後有上田坑下
田坑虎坑鐵穩塈夫山之後有文殊坑金雞坑自塈夫

山而北尙有金毛獅子龍仔角等坑石工亦不甚了了矣自麻子坑進山爲旱落蕉其背爲散錦青花峽之外傍硯洲而東北爲沙步自沙步入爲塗口鄉有坑曰老爀坑坑之對山迤東爲飛來洞亦曰坑頭此皆在端溪山者也峽之西對端溪者俗謂之靈山蓋即羚羊山矣峽口有天后廟廟之後有七枯根循而南至羚羊汛凡二十里中間有大頭竹根坑有阿婆巖有白婆墳有黃魚坑有朝京巖朝京巖之下有青石坑此皆在端溪對峽者也皆在緣江峽上舟行約畧可指肇慶府城之西

有七星巖巖之北爲北嶺嶺下有宋坑所謂將軍坑也北嶺亦名將軍嶺今洞口石壓下不復可取居人自其旁取石謂之陳坑其西爲雜坑其下爲錦石坑石皆相似隨在可取無巖洞嶺之西爲東岡山有東岡坑出綠石其下又出紅石皆可爲硯東岡之北爲蟾蜍坑坑之上爲新坑相近又有唐竇坑七星巖之西有出米洞洞之後曰希岡岡下爲九龍坑亦曰梅花坑蒲田坑在府城東之小湘峽蘇坑則在恩平縣境其距端溪或數十里或百里而石色大概相似以其同出于端州故皆謂之端

石云予所身至者惟老坑及坑仔巖其獅子口朝京巖之類則舟中望見之其餘則博詢諸石工記其大略石工云舊開今廢之坑甚夥渠等所不知及知之而不能名者尚多也

凡坑口無不險隘僅一竇圓尺許解衣扶服乃可入旣入亦僅容傴僂問石工何不鑿治令廣云此是石骨不可鐫其中石之中硯材者外皆石骨包之必尋其脉絡曲折而後可取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寛或隘皆鑿至石骨而止故老坑中深至半里許而無尋丈寛濶處亦

無壽文徑直處

石材中又分四層初層頑獷夾沙不可用二層四層則粗燥而無潤皆可琢治以三層為最佳而此層次又非劃然分判或一石中而三四層間出故得全完無疵者極難但其中有數寸精美處可以受墨卽其旁稍雜二層四層不盡割棄矣舜采石出坑視初層則盡棄之二層四層琢之亦可用也

石工謂石之青紫色者曰天青成片青白色者曰蕉葉白四圍有火捺中暈白如脂者曰焦腦其論石以魚腦

爲貴然魚腦極大不過二三寸許而四圍火捺極難得純淨又魚腦中心每有沙蛀求大片魚腦且無沙蛀者千不得一魚腦黃色則又不甚貴矣天青蕉白便有成片大五六寸者而蕉白意稍燥究不如天青宋徵宗一片紫玉之語眞當家也老坑坑仔巖麻子坑有魚腦餘坑俱無此又可以辨坑者

麻子坑有火捺有蕉白有魚腦有眼幾可以敵老坑所不如者石理之潤也老坑即新琢成者望之皆淵淵然光氣和藹麻子坑久用亦可相混新琢時即鋒鋩太露

餘坑則更不逮麻子坑矣

老坑時有縱橫紋或黃或白作硯似損裂而捫之無瑕細視無疊者工人謂之金銀線其理甚勁而淨坑仔偶有之然線旁有暈而少致他坑則絕無矣

眼惟麻子坑與老坑相似餘惟梅花坑有眼小而黃不足觀

老坑沙蛀白黑相錯作硯如以碎白石屑和漆調補者此他坑所無雖是大疵然可為辨老坑左證

黃龍文諸坑有者極多老坑有此亦為大疵多係石脉

駁襍處間亦有色如浮動點綴可愛者

石坑雖多工所取者亦不過四五坑耳麻子坑爲新坑之最佳者其值稍貴餘則坑仔巖朝京巖飛來洞蟾蜍巖取其石色類老坑也其餘諸洞或已竭或爲石所壓塞或石質不佳不利售故莫之取也余屬石工每坑必索取一二石凡得二十餘種種種各別究以麻子坑爲最佳品今以所見各坑之石畧條其色理著之于後

辨硯固不在眼然眼之佳者晶潤可愛老坑有眼者甚少予見老坑數百方有眼者僅一二方耳石工能以仙

石之眼嵌于此石硯之幾無形跡可尋故凡眼之不當硯位者輒琢下別儲之以爲他用眼之佳者一眼值百錢也亦止麻子坑眼可觀餘坑絕少梅花坑眼極多然小而黃不足取

硯之斷者石工能接之硯之無跡也但細碎之塊則不能粘合詢其法不等言云須燒斷處極熱以藥塗而合之火燒終損石非佳法也

記引痘法

嘉慶元年有暎咭唎夷醫咕嚀者戲於牛痘以薄刃取

其漿種人兩臂上三四日而紅暈起六七日而漿水上旬日後則漿滿靨結痂落按期奏効以故隣近諸國流傳響應九年遂由小呂宋遞載其種以至澳門南海邱熺者幼未出痘以身試之而効遂傳其種每於夏日則出金募貧人爲種之欲其不絕也熺復爲之說曰治痘之術有三曰醫曰種曰引古之治惟待其發而醫之宋以後始有種法擇好苗研末俟天氣秋潤從小兒鼻孔吹入可謂善其所感矣而亦時有失手者譬如種樹然雖擇其種之美時之善究竟任其芽蘖自生從橫錯出

而不可禁引也者即金鑑所謂引其毒於未發之先者也其法肇自外洋用牛痘之漿以刀芒引其種於小兒兩臂上約計不過四顆而毒已洩焉蓋牛土畜也兩臂上爲三焦穴脾經也以土透土而擇其最輕者引之使三焦悉平雖先天之毒至深者亦莫能爲患如引路然擇其平坦避其險阻不使妄行則雖疲癃跛躃不至顛蹶矣大抵已出天行者即引之亦不出未出天行者引之即出已出者即永不復出不服藥不煩禁忌九日之內漿水得足而功成眞能以人事補天地之憾者也嘻

字浩川傳此種者夷商哆啉吱吧嘽嘉慶二十有五年小除夕記於眠琴廎

中國之牛不聞出痘豈有之而人不知耶暇當細訪之若亦有之不必借種外夷矣同日又記

以三焦穴爲脾經非是三焦是相火與心胞絡相表裡或以脾主四支爲言則得矣

募修石蓮菴疏

花坳石蓮菴者明萬歷間自復禪師所建以掘地得石蓮花而名又謂之淨土社巖峙嶺環固勝地也其徒擴

慈和尙主持此菴薛堆山先生曾爲作募印藏經記自明迄今歷年久遠傾廢幾盡僅存大殿五楹其左右二楹現復漸壞墻已半倒椽瓦頹落卽欲摧塌念此古刹一朝澌泯亦近山人士之責也思稍集數金略爲補輯暫支數年能仁無別道但在眼前佛地卽心田斯爲造福施不求多期于敷費人不厭衆亦以續緣此疏道光十八年

附詩

壽友人母

壽讌高堂和樂欣欣彈琴咏歌養怡時勸亭亭素輝依
依徯雲何以順時南風之薰何以介壽蘭言有芬穆穆
金闈秉貞抱順怡怡壽考翩翩華鬢載勗思先永言淑
慎惟慎惟勸䎽𤈦瑜瑾令子有　德音丕振猗與令子
國家具慶球琳琅玕瑩氣孔明廣德不潤靡文不章母
也聖善好修有常用式教誨降福穰穰母日念之福德
宜稱爻書教讀祖貽聰聽奕奕華省煇煌家乘勗哉令
嗣吉惟敬勝以介母壽德音是聆景星煇明甘露降施
卿雲在堂和風布之孝德不匱眉壽期頤夜寢晨興亦

奉母師是宜子孫福祿是基

題歙邑陳松崖求乞圖

人生眞可憐求乞過一世生將何物來死將何物去認取本來面是一還是二

壽友人母

碧宇湛虛景遠海澄高秋瀛洲排雲出靈卉爛以幽粲粲彼姝子鮮與晨葩倖閒居慕徒侶砥意絕悔尤愉色古所難守身今無儔負米不百里繞膝日幾周朝侍白玉饌夕傍青羅幬菽水詎足歡守道諒忘憂今弟復英

擬駸駸度驊騮兒子初學書毋唔解歌謳導此和順氣自有天公酬君子宜福祿安問崑崙邱努力愛景光去日愈以遒願吹東海波一侑金觥籌

爲瞿子雍明經題其尊人蔭棠學博檢書圖

古來有書癖南面誇百城是亦習所耽因之并力營甫中聚書家常熟最有名曩得汲古毛屈子今著聲（謂侃甫）月霄不可作（謂張君金吾）繼起稱先生丙行有淳穆外嗜無纓攖惟餘鉛槧物舒卷以寄情古香怡心顏署次皆瑤璃玩老足吾好聊用貽後昆披圖一喜笑如見

心神傾令予篤前業介守爾硜硜何堪逝者歎使我心
怦怦

元旦良鄉道中口號

西山佳氣正紛緼半捲車帷怯海氛尺五天邊扶曉日
三千里外盼歸雲綠隄冰破流仍澁傍轍沙深草未薰
白玉一杯聊共醉征途難得是攜羣

附總戎陳公宴鎮海樓

但見淮淝瀉掌石近蟠雙水鎖千峯此時上將分金虎
無復空波下竹龍俗未賣刀多夜吠只當銷甲事春農

峴山風景知何似參佐無忘此日蹤

題姚竹山松陰聽泉圖

松奏天笙澗寫琴小茆亭畔足幽尋展圖欲問松根客
箇是詩心是道心

題魏修咨負米圖

粲粲鮮葩瑩好春近遊原不隔陔晨何須羨捧毛生檄
留取昂藏膝下身
致歎弟奉侯鯖潔洗腆兄承萊綵真況有孫枝總如玉
能供菽水莫嫌貧

阿母明年開九袠太和庭宇樂無彊好求玉洞胡麻飯
歸釀瑤池九醞觴

附詩餘

壺中天 紅梅

暗香千縷笑清冰隔斷塵埃無路閒拂流霞眠白石別
是還丹仙侶霜氣分宵晴光泛曉試覓鋤雲處孤山鶴
見玉顏定有春護　漫說翠袖天寒只芳尊酒滿留人
且住流水孤蓬回首望何處桃源古渡浣錦溪邊餐霞
竹裏不惹花工妒珊瑚月冷夜深還挂煙樹

菩薩蠻

雲屏委宛開晴旭瓊鳴羽綴賓筵簇梅影泛霞觴蓮壺日正長　受懸仁壽鏡粉壁菱花影紫鳳繞金堂三珠樹一行

瑤尊初奏靈童語彩雲飛駐黃金縷瑤蕊點窗紗砌間長樂花　畫棲巢翡翠寶蠟凝金穗今日繡衣春暖香吹午薰

剔齒日麗煙生玉連枝蘭茁參差綠天外響雲璈鶴鳴徹九霄　菖蒲花自好重上瑤華島日日醉春醪紅深

王母桃

補遺

姚讓庭六十壽序

夫淵潫之水積鏡影於蒼崖縹緲之雲曳羅紋於碧漢非不瀲鮮可鑑駘宕多姿然與論潤下之功較潛物之量則洪河九曲別有浩浩之觀泰山膚寸自具祁祁之象然後知洪纖異用厚薄殊科德必以逮物爲優才必以通方爲貴也讓廷先生嫣水琳宗武功華胄播蘭芬於瞎合馳玉鎭於髫垂爲椿蔭之先移藉萱慈之曲庇

習尤態之味枕葄尤勤體椽蠡之心廉隅必飭聯林風
雨本軾轍之齊稱照座珠璣更郊祁之娩美雍愉允著
彬蔚斯成人咸許天馬之銜雲盼神魚之跋浪矣而迺
鍔淬芙蓉望氣未遂薛燭律諧皇鳳賞音罕覯容成毛
羽雖豐雲霄難上遂謂讀書本期實用濟物始見仁心
苟故紙之空鑽將虛車之莫任於是輟縑緗之講肄平
準之書得孔氏之雕容法計然之去取固已信行岑鼎
諾重黃金山號後隆花香晚節新獎重之第何美潛與
具茅容之雞無煩陶鮭且夫瀦沖儕要而暑遜恢宏懷

祖潔清而性形狷介雖為小類已異大醇君竺雁序之思廣鶺原之誼愛其秀穎則譽重家駒恐其疏狂則箴嚴畫虎又若宗祊敬念房祀先崇杕杜無行道之嗟葛藟有本根之庇亟以淵源之有自聿修忠義之專祠郡城有忠義祠祀宋太守忠毅公姚旹日久頹廢君倡議捐修并捐田以供祭享文粱容石助成輪奐之觀則粥節羹奉以膏腴之壤敦睦之美識者韙焉君殯勝如歸采善若菽上藥造軒光之龍懷淸築巴女之臺眷桑延壺士之歎夏樾廣暍人之芘淸風所被盜牛亦恥聞名

直節既孚害馬均思斂蹟至於通渠久淤洪潦爲菑沙壓
則須慮難划波盪則麴蘗爭告並勞董率洞中機宜既乘
樵之無嫌亦指囷而罔吝春鍾集而潤蒙九里賑糶舉
而澤及萬家美意延年斯之謂已青龍集戊之歲先生
周甲之辰其太君葛太安人年且九十有二矣論言不
稱老之文或自忘其錫羨推善則歸親之義要宜致夫
祝延況鳳毛趐趐桐路甚英麟定振振芝田毓秀周旋
杖履之側追隨洗腆之懽期頤可歌福祿未艾則推炳
慶之由以爲侑觴之助洵所宜爾豈有恧乎兆洛桑梓

近區蔵孳末契十年以長恨馬齒之徒增三善無聞媿牛刀之空試飫聞汪度亘愜素心致以蕪篇用資喤引鸞觴遞晉幸聲聽功德之雲燕喜頻賡願長蔭菩提之樹

雲尖馮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姓者生也原其生之德也因姓以綴氏分而　也中古以降姓仍於皇初蔓於繁析於是以字以謚以國以邑以功以官紛紜而不可紀姓不可紀則以氏爲姓故曰戚殫於上姓列於下此大宗小宗所由

名也馮之大宗蓋在江陰之青陽里雲尖里之馮則元末有容若者始遷焉馮氏自漢車騎都尉唐關內侯奉世而後代有顯者矣遷雲尖以來今猶闕如蓋著籍日淺附本之枝苗而未榮也然雲尖在北塘之陰爲武進江陰舟楫往來孔道土地肥沃旁多沮澤其人以耕漁爲業生計稍裕而家給足生齒日茂里落益稠昔之號曰雲尖者今多稱之爲馮尖其族屬之盛可知矣夫承宗主祧患其子姓之不蕃育也既蕃育矣患其不能相生養也譬之樹然枝葉既茂膏澤既沃敷華遂實計日而

待耳然則雲尖之馮萃而鍾其秀富而敦乎禮公侯復始又奚難焉其大宗緝譜於祠集其小宗之散處者遇祥雲尖諸馮之著者也將以其譜上于大宗而乞序於予予居與雲尖近又頗習其人故爲之言

後序

申耆先生旣捐賓客之三年其友高君式之蒐輯遺文用活字板印行叢其生平所作僅一斑耳今耆先生之嗣君慰望來虞山云將溯皖江訪鄧君守之先子中年遺稾多其所弆及主暨陽講席亦有錄稾去者最後爲黃君仲孫所錄今活字板卽黃君錄本益以搜訪遺佚得一字如一珠卽慶弔酬應瑣屑筆札罔或捐棄願得聚諸本纂刻時將鄭重參訂焉時虞山人知慰望至求其所印養一齋集不得席君幼牮至毘陵購得之并得

蔣君校本歸而鏤諸板工既竣持示余且曰悉仍活字本不更删纂子知先生者盍爲一言夫古文之得與失在其言之誠與僞有言者之言能者衆而有德者之言間世一出耳養一齋集大而國家典憲小而事物細微靡是研窮義根實事求是原本乎經術出入於子史古人所謂文以載道者不在是與世之挾先生文爲重者不少或傳寫舛謬或他手擬撰皆不足爲累若不求立言之本而徒務辭章其果能託於斯文乎哉

道光甲辰夏五句吳張式書於虞山別業之序和堂